

## 幽影迷蹤

學測結束後，我騎著單車，用疲憊的雙腳踩著腳踏板，抱著沈重的心情，沿著鐵道往回家的路上。「為什麼失靈了……」我心裡抱怨著。

### (一) 無聲悔怨

一切起於一個平凡午後，一如往常的苦思著數卷難題。就在打算放棄跳題時，許許多多的聲音像是徐風吹入我的思緒裡，我「聽」見了那題的解答。從那一刻起，我好似能聽見別人的心音。雖然尚不知怎麼一回事，但我並沒有把這個秘密告訴任何人，甚至利用此來提升考試成績。然而，就在升學考前天，我再也聽不見別人的心音了。

「考得如何？」

「別問了，媽。」

「你知道，如果沒考上中字輩以上的學校，你的下場會如何吧？」

「我就只能出去工作了。」

我小時候的家境還算不錯，直到父母離異，台商老爸離開台灣，只有每個月寄來的生活費是我們唯一的聯繫。但是一年前，杳無音訊的老爸卻不再寄生活費給我們。家境日漸貧困，外籍配偶的我媽也打算在我高中畢業後回去中國。獨留我在台灣。

深夜裡我輾轉反側，身體疲累卻無法入眠。我起床帶著筆電爬上屋頂。觀星是我私底下的興趣，屋頂是我用來進行觀測的地點，也是我用來逃避生活壓力的地方，只要仰望這沙數星河，便能重新燃起我支撐生活的燃料。這裡放著一台老舊的牛頓式天文望遠鏡，那是小時候爸爸送的生日禮物。我躺在躺椅上，在這沉眠的城市裡獨自清醒。我將筆電打開放在大腿上，開啟一封一個月前我寄給台北天文館的電子郵件，上面紀錄著我對某一顆天體長達一年來的觀測數據。去年的今天，我透過望遠鏡偶然間

發現一個黯淡的光點，經過長期的觀測我確認，這是一顆在人類歷史上，古往今來的所有天文資料中都不存在的未知繞地天體。

「從上半年的觀測數據推測出的軌道與下半年的觀測數據高度吻合，極有可能是一個新誕生的小天體。最特別的是，它像是月球一樣繞著地球轉。將這個做成小論文發表，可能就是我最後的手段了。」我心裡熱烈地升起一炬希望的火光。

然而，館方至今沒有對我的郵件作出回應，使我感到焦慮。

我的未來就像今夜的星空一般晦暗不明，而這顆天體就是我人生的北極星……

在我顧影自憐的同時，說時遲那時快，一陣毫無徵兆的劇烈怪風襲來，掀吹翻了我的望遠鏡和躺椅。還來不及回神，狼狽的我早已經被強風一股勁地推到屋頂邊緣，如臨深淵，搖搖欲墜。

驚魂未定，一坨隨風捲起的不明物體，不講武德地砸在我的腦袋，頓時雙腿一軟，意識昏沉地感到自己成了自由落體，直往地心奔去。

「操！我還沒……」

## (二) 超常事務

「是李縊先生嗎？」

被一股穿腦的疼痛叫醒，明顯感覺到身體被纏得緊緊的，壓迫得很不舒服。掙扎地撐開眼皮，侵入視線的燈光非常刺眼隱約朦朧中我面前的，是一個身著白袍的中年男子坐在我床邊，旁邊站著跟一名穿著制服的年輕女子。

「發生了什麼……」

「三天前，有人報案，說你成大字形趴臥地面，渾身是血，不省人事。」身穿白袍的男子繼續說道：「讓我核對一下您的身分，李縊先生，十八歲，台東高中……」

「台東高中……對了，我的小論文！」

「謝謝，我現在要回去了。」

我想急忙起身，卻一動也不能動。

「依照你現在的傷勢，還想去哪裡？」那名女子說。

「我……還有事要做。」我接著說：「我想起來了，當時突然一陣怪異狂風颳起，只看見連我的東西都在空中亂舞，後來我就成了現在的樣子了……」

「你說那台筆電跟望遠鏡？」

「沒錯！它們在那裡？」

「被我們暫時保管起來了，很遺憾，基本上東西都已經損壞至難以修復了。」

「蛤？」

「這方面我們會給予補助。」

「不是那方面的問題，我家已經買不起第二台筆電了，何況天文望遠鏡！」

「那也不是我們的問題。」

我被這女人的這番話弄得啞口無言。沒錯，我現在不過是在無理取鬧而已，對象還是救命恩人。

等等，好像有哪裡不太對勁。

「我不是在醫院病床上？這是車子裡，这不像是救護車啊。」

「你們是誰？」

說完這番話後兩人目光交接。空氣沈默了一會兒，女人先開口：「你這麼機靈，考試時怎麼還需要靠讀心術來作弊呢？」

「等等！妳怎麼知……」

沒等我把話說完，她秀出證件，證件上沒有名字，只有生日、所屬機構與代號。

「我們是超常事務調查局所屬調查人員，隸屬國防部，專門負責調查所謂的超常事務。通俗一點來說，就是靈異現象。」

「靈異現象？」

「這個故事有點長呢。」

### (三) 幽靈少女

日治時期，民間曾有幽靈作怪與平民離奇死亡的傳聞。該事件驚動總督府，當局決定調查此事。幾經一番追查，前因後果終於浮出水面：一名台日混血的異色瞳少女，似乎天生具有特異功能，透過散發未知輻射將自身能力如讀心、瞬間移動等等分給其他人類，並在一段時間後將他們殺害，並奪回分出的能力。儘管尚不明白少女此

舉的意義為何，當局極力追緝並成功逮捕該名少女，賦予其代號「幽靈」，囚禁在南投深山中某處現已廢棄的實驗機構。這些訊息是國民政府來台時從該所機構內日本人來不及帶走的零碎資料拼湊出來的。

國民政府接手收容，「幽靈」的年齡凍結並沈睡數十年。然而，十多年前起，收容艙的輻射量不明所以急遽下降，當相關人員聞此異變趕來時「幽靈」已消失無蹤。與此同時，民間的離奇死亡事件劇增，儘管尚不知原因為何，但種種跡象似乎顯示幽靈又來了。為此，政府成立了超常事務調查局，特務人員可以超越法律行事，暗中觀察可能的幽靈接觸者並進行保護。不幸地，大多數接觸者仍然被殺害了。「而你，是我們第一個成功救下的接觸者。」

整個故事聽起來過於荒誕離奇，過大的資訊量又讓我一時不知道要做何反應。然而這些事情就曾經發生在我身上，我也不是沒有去相信的理由。國家級人員在暗中觀察我，我沒注意到倒是很正常的事。也難怪他們知道我作弊的事……

「這太離譜了……」

「能把人造衛星當成繞地天體這件事更離譜。」

「你們連我寄去天文館的電子郵件也……等等，人造衛星是怎麼一回事？我查過所有人類現存的人造衛星的資料，顯然沒有一顆衛星以那麼奇怪的軌跡繞行地球。」

「那是我國秘密發射的衛星，為了追蹤潛在接觸者用的。平時透過光學隱形技術以不被發現，只是最近一年失靈了，才會進入你的肉眼中。」

「操！」

#### (四) 無盡長夜

我徬徨無助的坐在床上，呆滯的注視前方。

漆黑的夜晚，無聲的城市，疼痛的傷口，加劇了我對未來的不安。此時，稍遠處駛來一台車，車速飛快，卻沒開車頭大燈。我察覺那台車有些詭異，卻說不出個所以然。當那台車逐漸靠近時，我才驚覺……

「那台車……好像沒有車牌號碼。」

「什麼？」

「而且它在衝向哪裡？我總覺得，它似乎正衝向……」

「正衝向我們！？」

我們的車急忙甩尾，驚險閃過迎面而來的巨烈衝撞，隨後無牌車衝入三角公園，撞上一顆大樹後終於停下，所幸我們沒有人受傷。回頭看向無牌車，擋風玻璃嚴重碎裂，但是沒有破口，車門是封閉鎖的，裡面的人想來凶多吉少。

「不對！車裡根本沒有人！」我說。

「喏，這就是『超常事務』了。」女子邊走向無牌車邊說道。

「不行了……太不對勁了……」我用顫抖的聲音低聲念著。

#### (五) 盡訴於星

等回過神來，我們已在鯉魚山上的制高點瞭望台，居高臨下，這裡可以更方便的觀察超常事務，我坐在欄杆上，雙腳下是這座城市。我還記得這處瞭望台，地科老師曾經帶我們來這裡講解地質構造。

在這比我家屋頂還高的地方，我呆望著城裡的燈與暗夜的星。

「你們沒有把事情的全貌說出來吧？」我問。女子不發一語。

「你說，那顆衛星是用來監控接觸者的，但是那顆衛星的軌道卻環繞整個地球，而按照你們的說法，接觸者只出現在台灣。」

女子仍然不發一語。

「我獲得特異能力的時間為一年，衛星的隱形失靈剛好也是一年，這世界上有如此多的人在觀測星空，一年來卻沒有人發表關於這顆衛星的觀測紀錄。」

「妳說，幽靈殺害那些接觸者是為了奪回自身能力，但如今我已經失去了讀心能力，她仍然想要我的性命。」

「我寄件給天文館已有一個月，你們卻在幽靈第一次想取我性命時才跳出來說要對我進行保護。」

「幽靈的收容地點位於實驗機構，日本人究竟對她做了什麼，而國民政府又對她做了什麼……」

女子依舊不發一語。

「我已經大致了解你們的目的為何。妳不告訴我也沒關係。」

「但是，我知道只要我失去 性命，你們的一切行動都將徒勞無功。」真是諷刺，剛剛才懼怕被無牌車撞死的我，現在卻以自身的死亡威脅他人。

「現在回想起我的一生，充滿了失敗與懊悔。懊悔自己書沒讀好，懊悔自己試沒考好，就在我認為自己即將達成一件足以扭轉我人生的成就時，可怕的事實重重將我擊潰。」

「每當我父母吵架時，總是令我感到害怕。我便會逃到屋頂上，向無際天星祈禱一家的和平。即便不想看到那樣糟糕的結果，他們終究還是離婚了。」

「不論是家人爭執的吵鬧，嘮叨成績的碎碎念，同儕的酸言酸語，這整個世界的冷眼，我早就受夠了。」

「我毫無意義的一生終於可以結束了……」我低聲唉嘆道。

「我的父親，是被幽靈殺死的」女子說道。我訝異的回頭看向她。

「大概在我還小的時候，父母便已離異，只剩下父親照顧我。」

「我們家很窮困，加上父親求職不順，我家就快要支撐不下去時，我爸突然帶我去牛排館吃了一頓大餐，為我買了許多玩具，家裡也添換了許多家具。」

「年幼的我並沒有懷疑這巨大的轉變，只覺得能過著天堂般的生活真好。」

「有一日，父親突然間從我眼前瞬間消失，一消失就是好幾天，最後，回來的只有我父親的屍體。」

「帶著父親屍體回來的調查人員告訴我，父親生前偷了人家一筆巨款查出被人追殺致死，但是兇手尚未釐清。我將最後見到父親的狀況告訴他們，他們震驚的看著我。」

「真相就是，我父親獲得了隱身的的能力，並藉此偷取錢財，最後被幽靈找到後殺害。」這一個真相是關鍵，但我覺得不夠有力道，你得要再想想

「從那時起，我便不再上學，一直在超常局工作，直到成為一名特務，至今為止都在調查幽靈的蹤跡。」

「我活下去的意義便是復仇，而你沒有任何活下去的意義。」

「我的生命裡只有恨，而你的生命裡只有懊悔。」

「我們擁有區別，我也無法完全地同理你的感受。」

「但我們也擁有共通點，那就是偏離常人軌道的人生。」

「我在痛苦中度過了十多年，為生活而苦，為復仇而苦。為尋找我人生中除了復仇以外的意義而苦。」

「倘若我完成了我的復仇，或許我就會像你一樣，失去存在的意義吧。」

「這是我們第一次掌握到線索，可能再也不會有機會了。」

「如果你真的想結束你的生命的話，我不會怪罪於你，也沒有權利阻止你。畢竟我也體會過生活在世的痛苦。」

「畢竟結束生命，只需要一瞬間的決心；而活下去，卻需要一輩子的勇氣。」

我瞪大雙眼看著她，這些話語對我造成巨大的衝擊。

「活下去，卻需要一輩子的勇氣。」這句話不斷地迴盪在我的思緒中。

我爬下欄杆，走到她的面前。

「妳說這些，其實都是為了勸說我吧。」

「不，就像我說的，我沒有權利阻止你。當然你能想開是最好的。」

「好吧，不論如何，妳成功了。」

我嘆了口氣，她面露微笑的看著我。仔細看才發現，她的年齡其實與我相仿。

「說起來，我還不知道妳的名字。」

「名字？我已經捨棄那種東西了，我只有代號。」

「是嗎……你好像是雙子座的？」

「你怎麼知道？」

「我隱約記得妳亮出的證件上寫的生日是六月初左右。那不然就這樣好了，我暫時叫你『雙子』吧？」

之後，我們站在瞭望台上聊了不知許久，望著高掛於天的微小光斑，相互傾吐著自身過往的經歷。過去，都是我單方面的接收與窺探他人的內心想法，這次是第一次有人與我相互傾訴心音。

## (六) 幽影現跡

「所以真相就是：政府也對幽靈進行過人體實驗，試圖使用幽靈的能力創造武器，比如那台衛星。而獲得幽靈能力的我才能看見那顆普通人看不見的衛星武器。十多年前逃出來的幽靈無意間與我接觸，使我成為能力者。一年前我將對衛星的觀測紀錄寄給天文館，使你們注意到我，並在學測前一天用幽靈造物封鎖了我的能力以防我作弊暗中觀察我的同時把我當成引誘幽靈的誘餌，是嗎？」

「跟你猜測的差不多？」

「只是沒想到那台衛星是個武器……你們的行為令人難以認同。」

「我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活下去的。」

「時間差不多了，新的接應人員大概已經到了。」

「我們下山吧。對了，這個給你。」雙子將一把槍交給我。  
一把槍？但是一點重量也沒有。

「這把槍也是幽靈造物。如果幽靈出現的話，不要猶豫朝她開火，她的身體碰到彈匣內特殊的子彈便會灰飛煙滅，但打不中實物。記住，只有五發。」

「謝謝妳，雙子小姐。」

「一切都塵埃落定再道謝吧。」

沿路下山，我緊跟著雙子，她不停關注周圍。我們逐漸走進山霧中，山中的景物變得朦朧不清。

等等，起霧？

「雙子小姐？」我呼喚著她，本來在我身旁的她卻消失無蹤。

「李縊？你在哪？」我聽見她的聲音，卻無法辨識聲音的來向。  
我開始感到不安，我向四處尋望，終在不遠處尋見一個女性人影。

「雙子小姐！」我跑向人影，才漸漸看清其面龐。散亂的長髮，充滿傷疤的軀體，以及寄宿著靈魂深處不祥與虛無的雙眼中，左眼不同於黑色右眼珠的異色白瞳。

「你是……幽靈……」

## (七) 幽靈之淚

我被眼前所見震攝住而無法動彈，幽靈緩緩走向我，與我擦肩而過。  
此時，腦中浮現的場景像是投影在白霧中。

「因為拆穿不肖商人心中的陰謀詭計遭到報復，因白色瞳孔被家人視為不祥之物而拋棄。」

「在實驗室裡遭受的非人遭遇，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實驗，身體乃至心靈都遭到踐踏。」

「妳是刻意給我看這些的嗎？為什麼？」

「只是覺得，你或許理解我。」

她的聲音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妳聽見我們的對話了？」我問。

「我同情你們的遭遇。」

「小時候，我的力量會不由自主的散發給周圍的人，因為我尚不知如何掌控這種力量。」

「力量散發使我痛苦，就像是身體的一部分被撕裂。」

「然而，取回力量的同時也會奪去對方的生命。」

「現在，我知曉了駕馭力量的方法。」

「但必須先讓所有的力量回到我身上，否則力量只會繼續發散給更多人。」

「為此，我需要你的性命。」

「我聽見你的痛苦，我答應你給予你無痛的終結。」

「不用再悲傷，不用再哭泣。」

「你取回全部的力量後，要做什麼？」

「……向所有傷害過我的人復仇。」

「……好吧。」

我飛快的衝進霧中拉開距離。我躲在某棵樹後，她緩緩地走向我。我朝她開槍，子彈穿透掩蔽我的樹幹飛向她，她瞬移到我身旁奪走槍。

「糟了！」

她的雙手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按在樹幹上，我試圖抓住她的手臂，卻抓不到任何實物。

「真遺憾。永別了。」

「對不起。」我沙啞地說。

「欸？」

她的形體逐漸消散，就像雙子說的一樣。

我偷偷用手中握著的子彈觸碰了她的身體。

雙子說觸碰到就可以了，於是我賭了一把。

「這個世界對待妳的方式可惡至極。但我也不能眼睜睜看著你去傷害更多人……」  
我靜靜看著她，心情難以言喻。幽靈是雙子的仇人，也是想取我性命的人。幽靈流下了眼淚，滴落在我的手臂上。

「謝謝你。」

這是她出現在我心裡的最後一句話。濃霧漸漸散去，晨光自山谷間露出。我將子彈埋在她消散的地方。隨後，我與趕來的雙子小姐一同走下山。

(八) 在那之後

自那一夜以後已過一個月。我們一個月沒見了，便去到附近的咖啡廳閒聊。

「我媽同意我重考了，我花了一些時間跟她聊聊，化解了過去的心結。她打算繼續支持我讀書，不回中國了。你呢？」

「我？我失業了。」她笑著說。

而她正靠著國家補貼的錢過生活。

「你應該放下過去，好好享受一下人生。」

「我也這麼覺得。」

「那你接下來怎麼決定？」

「我不知道，就像我之前說的，我失去了活下去的意義。」

「那可不行，要不然來一起準備考試？我們年齡相仿，一起準備也比較有動力。」

「可是我的程度……」

「我來教妳吧。我們的人生還很長，如果什麼都不試試看就太可惜了。」

「唉……好吧。麻煩你了。」

「彼此彼此吧。」

「果然，活著更需要勇氣啊。」

「是啊。」

我們兩人彼此笑了笑。我們走出咖啡廳，向著彼此的未來前進。

字數:6158字